



# 红发安妮

「加」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红发安妮

[加] 露西·莫德·蒙哥马利 著  
邓少勉 马新林 译

儿童文学系列丛书

NBA257/08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发安妮/(加)蒙哥马利(Montgomery, L.)著;邓少勉,  
马新林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5  
(温馨女孩)

ISBN 7-5001-1013-8

I. 红... II. ①蒙... ②邓... ③马... III. 儿童文学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015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002480

电子邮件/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徐小美 迪 伊

封面设计/吴 炜

印 刷/保定市大丰彩印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90×1240 A5

印 张/8 (彩色插图)

版 次/2002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2002 年 5 月第一次

ISBN 7-5001-1013-8/1·85 定价:17.6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编者的话

六月里的蓝天，浅淡的云旁斜斜地悬着些风筝；六月里的绿树，缠蔓的叶间疏疏地缀着几枝晚花；六月里阳光灿灿的时日，葱茏的大地上忙忙地雀跃着孩子们绚丽的身影；六月里有属于孩子的节日。正是因为这盎然的生趣，因为真正希冀着为孩子和所有关切着孩子的大人们做些什么，于是有了这套“温馨女孩”丛书。

《海蒂》、《小公主》、《红发安妮》和《长腿爸爸》均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讲述了四个小孤女的故事。这四部小说，自问世后均数次再版，有多种文本流行于世，并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文学巨匠马克·吐温曾为《红发安妮》的魅力倾倒，称之为“迄今看到的描写儿童生活的最甜蜜的小说”。其他三部作品也是富喜剧色彩，使人获得由忧喜参半到皆大欢喜的情绪体验。这里面有自幼生长在孤儿院，但开朗热情，为一点点小事便绽开灿烂笑容的杰鲁莎；有诚实率真，渴望有个家并对一切充满美丽幻想的红发安妮；有纯朴善良，全心向往着自然与亲情的海蒂；有谦和知礼，仁爱宽厚，遇巨大家庭变故却坚强乐观的萨拉。四个百余年前的小姑娘，自然、真实、快乐、无邪；四个久远的故事曲折动人，清浅委婉地述说生活中交织着的美丑善恶，今天读来仍光彩熠熠，引人入胜，使人们感悟到美好，净化着心灵。

几十年前，我们是小孩子，依稀记得手被爸妈牵着，暖暖



的，小小的心盼着早早长成个大人；日子一天天过了，如今儿女的小手被我们牵着，仍暖暖的，只是自己心里却换了一份对儿童世界的憧憬。斗转星移，童年已成有趣的回忆，曾经是孩子的我们，精心地做了这套“温馨女孩”丛书，希望大读者们从这些诗情画意般的故事里寻获失去的率真与无忧无虑；希望小读者们都如温馨女孩般纯真善良，诚实懂礼；希望会有更多的人们结识并喜欢我们的“温馨女孩”，但愿我们的希望可以实现。

2002年 于北京



# 目 录

- |    |              |    |
|----|--------------|----|
| 1  | 蕾切尔·林德太太大吃一惊 | 1  |
| 2  | 马修·卡斯伯特大吃一惊  | 6  |
| 3  | 玛丽拉·卡斯伯特大吃一惊 | 18 |
| 4  | 绿山墙的早晨       | 25 |
| 5  | 安妮的身世        | 31 |
| 6  | 玛丽拉下了决心      | 37 |
| 7  | 安妮的祈祷        | 42 |
| 8  | 安妮的教育开始了     | 46 |
| 9  | 蕾切尔·林德太太惊恐万状 | 54 |
| 10 | 安妮道歉         | 60 |
| 11 | 安妮对主日学校的印象   | 67 |
| 12 | 郑重的誓言        | 72 |
| 13 | 期待的乐趣        | 77 |
| 14 | 安妮认错         | 80 |
| 15 | 学校风波         | 88 |



16	下午茶风波	100
17	新的生活乐趣	109
18	大救星安妮	115
19	音乐会，闯祸和认错	122
20	一种新调料	132
21	为尊严受苦	140
22	准备音乐会	146
23	马修非要灯笼袖不可	150
24	成立故事俱乐部	159
25	自负与烦恼	165
26	不幸的百合姑娘	172
27	女王学校预考班	179
28	人生的转折点	189
29	录取名单公布了	193
30	饭店音乐会	200
31	女王学校的姑娘	208
32	女王学校的冬天	214
33	荣誉和梦想	218
34	死神降临	224
35	峰回路转	230





# 1

## 蕾切尔·林德太太大吃一惊

蕾切尔·林德太太住的地方恰好是在埃文利大道与小山交汇之处。小山谷桤木环绕，花儿遍野，一条小溪潺潺流过。蕾切尔太太正坐在窗前，用她那犀利的目光注视着过往的一切。如果她看到什么古怪或者不合时宜的事，她就会追根究底弄个明白，否则就心神不安。

下午三点半马修·卡斯伯特在这儿出现了，在这繁忙的日子里，他悠闲地驶过谷地爬上山坡，而且他还穿着最好的套装，戴着雪白的硬领，显然是要离开埃文利；他还赶着马车，套上了栗色的母马，这说明他要出远门。那么，马修·卡斯伯特要去哪儿？又是去干什么呢？

要是本地别的什么人，蕾切尔也许只要很快地想一下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可是马修绝少出门，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急事，他是个非常腼腆的人，很不愿意和陌生人打交道或是去什么他不得不开口的地方。蕾切尔太太琢磨半天也猜不出头绪，她这个下午的好时光可是被破坏了。

“下午茶后我得去绿山墙那边问问玛丽拉他要去哪儿，干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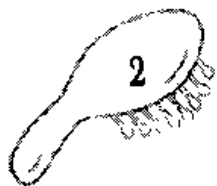
么去，”这位受尊敬的女人最后决定。“这个时候他一般不进城，他又从不串门，要是他的萝卜种子用完了，他也用不着穿戴这样整齐，而且赶着马车去买。要是去请医生，他会赶得再快些。昨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他才会上路的。我可真糊涂了，就是这么回事。要是我弄不清马修今天到底为什么出了远门，我是一分钟也不会安宁的。”

下午茶后蕾切尔太太就出发了，她不用走很远的路，卡斯伯特住的那所高大、不规则的果木环绕的房子离林德山谷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上坡路。当然，那长长的小径使路程远多了。马修的父亲，也和马修一样腼腆和沉默寡言，在修建宅基时虽没有隐退到树林里，可也是尽可能地远离其他人。绿山墙就建在他开垦的那片地的最外沿，一直到今天。所有其他埃文利人都在大路两旁毗邻而居，而从大路上很难看到绿山墙。蕾切尔·林德太太从不把在这种地方生活叫做生活。

“这不过是活着，如此而已”，她一边说一边走在两旁尽是野玫瑰丛、车辙很深、杂草丛生的小路上。“难怪马修和玛丽拉都有点古怪，孤孤单单地住在这种远离人烟的地方。光是树木可不能做伴儿，不过请老天作证，要是能，树倒是够多的。我倒宁愿看看人。当然啦，他们看起来很满足，不过我想他们是习惯了。人能习惯任何事，甚至包括被吊死，就像爱尔兰人说的那样。”

这样念叨着，蕾切尔太太出了小路，走进绿山墙的后院。院子里葱绿、整齐、一丝不紊。一边是高大岸然的柳树，一边是端正刻板的钻天杨。连一节草梗或一块石头也看不到。

蕾切尔太太轻快地敲了敲厨房门，听到应答就走了进去。绿山墙的厨房是个令人愉快的地方——或者说要不是过分干净，多少有些像一间闲置的客厅，它是会令人愉快的。房间东西两面都有窗子。六月里一片明媚的阳光透过对着后院的西窗洒进屋内，藤蔓掩映的东窗外，可以看到左边果园里雪白的樱花摇曳，小溪边的山谷



中白桦亭亭玉立。玛丽拉就坐在东窗下，她坐着的时候，总是对阳光有些不信任，她觉得对于这个该认真对待的世界，阳光太摇摇摆摆、不负责任了。现在她就坐在这儿织着毛活儿，身后已经摆好了桌子准备用晚餐。

蕾切尔太太还没等关好门，就已经在脑子里记录下了桌上所有的东西。桌上摆了三只盘子，那就是说玛丽拉正等着什么人和马修一起回家用餐，但是菜只是家常菜，而且只有酸苹果酱和一种蛋糕，这说明来客并非贵客。可为什么马修要戴着硬领赶着母马呢？蕾切尔太太对平静而毫不神秘的绿山墙里这个不寻常的谜感到晕头转向了。

“晚上好，蕾切尔。”玛丽拉轻快地说，“今儿晚上天儿不错，对吧？快坐下，家里人都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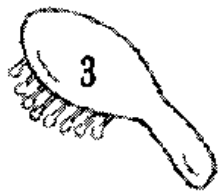
玛丽拉是个又高又瘦的女人，棱角分明；夹着几缕灰白的黑发总是在脑后盘成一个硬硬的小髻，用两个钢丝卡子别住。她看上去像个经历不多、谨慎刻板的人，实际上她确实如此，不过她的嘴巴或多或少是个补救，如果嘴再长得稍稍丰满一点，那么看上去也许有点幽默感。

“都挺好，”蕾切尔太太答道，“不过我倒有点儿为你担心呢，因为我今天看见马修出门，我想他可能是去找医生。”

玛丽拉会意地一笑。她料到蕾切尔太太会来，她知道这位邻居看到马修无缘无故出门一定会忍不住好奇。

“噢，不，我挺好的，只是昨天头痛得厉害。”她说，“马修去布莱特河了。我们从新斯科舍的一家孤儿院领养了个小男孩儿，他今晚坐火车来。”

要是玛丽拉说马修去布莱特河和一只澳大利亚袋鼠会面，蕾切尔太太也不会如此惊奇。实际上她吃惊得五秒钟没说出话来。玛丽拉是绝不会跟她开玩笑的，可是蕾切尔太太几乎不得不这样想了。



“真的吗，玛丽拉？”当她回过神来又能开口说话时问道。

“当然啦。”玛丽拉说，好像从孤儿院领养个孩子并不是什么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而是像在埃文利农场上春耕一样寻常。

“你怎么竟有这种想法？”她不赞成地问道。

这事没征求过她的意见就干了，当然得反对。

“喔，这事我们已经考虑了一阵子了——实际上是整整一冬天了。”玛丽拉答道，“圣诞节前，有一天亚历山大·斯潘塞夫人上这儿来说她春天要去霍普顿的孤儿院领养个女孩儿。她表妹住在霍普顿，斯潘塞太太去看过她，对那儿的情况很了解。因此，我和马修从那以后就断断续续地商量来着。我们想领养个男孩儿，马修岁数越来越大了，你知道——他60了——不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了，他的心脏也老是找麻烦。你也知道要雇个帮手有多难，除了那些愚蠢的半大不小的法国男孩儿，简直什么人也找不到。如果你当真找了一个人管你的事，教会他做一些活儿，他就又拣高枝儿去龙虾肉罐头厂或是去美国了。起先马修想要个英国老家的男孩儿，可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他们也许并不坏——我也不是说他们不好——可我不要伦敦街头的流浪儿。’我说，‘至少得是个土生土长的。不管我们领养谁都有一定风险，可我们要是领养个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我才觉得安心些，晚上睡觉也踏实点。’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请斯潘塞夫人在领小女孩儿的时候帮我们挑一个。上星期我们听说她要去，就让一个亲戚给她捎了个信儿，让她给我们带回一个十岁或十一岁的伶俐漂亮的小男孩儿。我们认为这个年龄最合适——能帮忙干点家务活儿，又来得及教养好。我们打算给他良好的家庭和教育。今天我们收到斯潘塞夫人的电报，说他们坐今晚五点半的车回来，所以马修就到布莱特河接站去了。斯潘塞夫人当然得接着坐到白沙滩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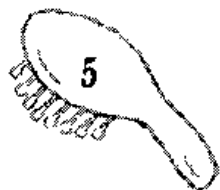
蕾切尔太太总以自己的直言不讳为骄傲，她调整了一下对这个惊人的新闻的态度，开始发表感想了。

“唉，玛丽拉，我就直说了。我觉得你干了件极其愚蠢的事——一件冒险的事。就是这么回事。你不知道你会领养个什么人。你领一个陌生的孩子进你的房子、你的家，而对他这个人、他的脾气、他父母的情况、他可能变成什么样都一无所知。

蕾切尔太太的声调明显地表示出她疑虑重重。“不过要是他放火烧了绿山墙或是往井里投马钱子碱，可别说我没提醒过你——我听说过在新布伦斯威克有个孤儿院的孩子就是这么干的，那家人在可怕痛苦中死去了。只不过那一回是个女孩儿。”

“嗨，我们可没要女孩儿，”玛丽拉说，好像只有女人才会往井里投毒，不必对男孩子担心。“我做梦也没想过要抚养个女孩儿。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斯潘塞夫人会要个女孩儿。不过，要是她心血来潮，就算收养整个孤儿院的孩子，她也不会打怵的。”

蕾切尔太太本想等马修带着他那个收养的孤儿回家后再走，可是一想到至少要等整整两个钟头，她就决定还是上罗伯特·贝尔家去告诉他们这个消息。这一定会成为独一无二的轰动新闻，而蕾切尔太太最爱制造轰动新闻。所以她就告辞了。这多少让玛丽拉如释重负，因为她觉得自己的疑虑和担忧在蕾切尔太太悲观态度的影响下又在复活。





##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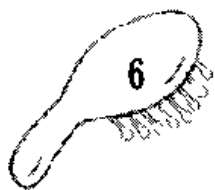
### 马修·卡斯伯特大吃一惊

马修·卡斯伯特赶着那匹栗色母马，不紧不慢，悠闲自在地走在通往布莱特河的路上。八英里的路途景色宜人，道路两旁是小巧整洁的农舍，马车时而穿过一片胶冷杉林，时而穿过野梅花笼罩的山谷。空气里弥漫着苹果园飘来的甜香，草地缓缓斜铺向远方，地平线上飘浮着灰紫色的雾霭，这时

“小鸟尽情歌唱，仿佛这是一年中仅有的一个夏日。”

马修喜欢这样由着自己的性子驾车赶路，不过他可不喜欢向路上的女人们点头致意。在爱德华太子岛你得向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点头致意，无论你认不认识他。

除了玛丽拉和蕾切尔太太，马修害怕所有其他女人；他总觉得这些神秘莫测的女人在暗地里嘲笑他，使他感到不舒服。这想法也许并不算错，因为他看上去是挺怪的：笨重的身子，铁灰色的长头发一直垂到俯屈的肩膀上，浓密柔软的棕色胡子。其实他



20岁的模样和现在60岁差不多，只是当时没有这般白发苍苍罢了。

等他到了布莱特河站，根本就没有火车的影子。他以为到得太早了，就把马拴在布莱特河小旅店的院子里，然后朝车站走去。长长的月台上空荡荡的，只能看到一个小女孩儿在月台尽头的一堆木瓦板上坐着。马修几乎没有注意那是个女孩儿，就侧着身子匆匆地从她面前走过去，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如果他看她一眼，就不难发现她神情十分严肃，而且充满期待。她正盼着什么人或是什么事，而除了坐等以外她没有别的办法，于是她就全神贯注地等待着。

马修遇到了站长，他正在锁售票处的房门准备回家吃晚饭，马修问他五点半的火车是不是快到站了。

“五点半的火车半个钟头前就开走了，”站长很快地答道，“不过给你留下一位乘客，就是那个小女孩儿。她正在那边的木瓦板上坐着呢。刚才我让她到女士候车室里等，可她一本正经地告诉我她喜欢呆在外面，还说‘这里更有想象空间’。可真是个怪里怪气的小人儿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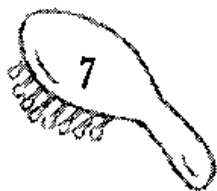
“可我要接的不是女孩儿啊，”马修不动声色地说道，“我来接一个男孩儿。他应该在这儿的。说好了是亚历山大·斯潘塞夫人从新斯科舍给我带来的。”

站长吹了声口哨。

“我猜也许是出了什么岔子吧，”他说，“斯潘塞夫人和那个女孩儿一块儿下了火车，就把她交给我了。她说你和你妹妹把她从孤儿院接出来，打算收养她，还说你过一会儿就来接她。我就知道这么多——我这儿可没藏着什么别的孤儿。”

“这就怪了，”马修无奈地说，心想这会儿要是玛丽拉在跟前就好了，她会知道该怎么办的。

“嗨，你还是问问那个孩子吧，”站长漫不经心地说了一



句，“我敢说她准能讲明白——她可是能说会道着呢，准没错。也许孤儿院没有你想要的男孩儿吧。”

这时站长觉得饿了，就快步走开了。可是不幸的马修却得走到一个女孩儿——一个陌生的女孩儿——一个孤女跟前，还得问她为什么不是个男孩儿，这可比去虎口拔牙还让他为难。马修转过身子，缓缓地向那女孩儿走去，心里暗暗叫苦。

孩子约摸 11 岁，身穿一件黄褐色的棉绒裙子，又短又小，十分难看。戴顶褪色的棕色平顶小草帽，背后垂着两条粗粗的火红的发辫。苍白而瘦削的小脸上长满了雀斑，嘴巴和眼睛很大，一对眸子随着光线和心情而变化。有时是绿色的，有时又变成灰色。

一般人也就能看到这么多，更仔细的人还能发现她尖尖的下巴很引人注目，大眼睛很有精气神儿，嘴唇线条柔和，表情丰富，额头宽阔饱满。总之明眼人一望便知这个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儿绝对不是什么普通人物。可笑的是腼腆的马修·卡斯伯特已经有点怵她了。

马修倒是不必劳神先开口，这孩子一看他是朝她走过来的，就站起身，一只又黑又瘦的小手握住一只毛毡提包的把手，这只包破破烂烂，样式陈旧；另一只手朝他伸了过来。

“您大概就是绿山墙的马修·卡斯伯特先生吧？”她问道，嗓音格外清晰甜美。“很高兴见到您。刚才我都开始担心您不来接我了，我正想是什么事把您耽搁了。我都打算好了，要是您今晚不来接我，我就顺着这条路，走到拐弯的地方，爬到那棵野樱桃树上呆一夜。我一点儿都不害怕，想想看，月光下，一棵野樱桃树上，我躺在白色的花丛中睡着了，这有多美呀！你可以想自己是在一个大理石筑成的大厅里嘛，是吧？况且即使您今晚不来，明天一早也肯定会来接我的。”

马修笨拙地握着那只骨瘦如柴的小手，刹那间他知道自己该



怎么办了。他不能对这个满眼期待的孩子说有人把事情弄错了，这话还是等带她回家后让玛丽拉去说吧。不管怎么阴差阳错，他总不能把这孩子一个人丢在布莱特河不管，询问也好，解释也罢，不妨等他安全返回绿山墙再说。

“对不起，我来晚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来吧，马在那边院子里，把你的包给我。”

“啊，我拿得动，”孩子愉快地说，“这包不沉，我所有财产都在里面了，可是并不沉。如果不这么拿着，提手就会掉下来——还是我来拎着吧，我知道这里的窍门儿。这包真太旧了。噢，虽然在野樱桃树上睡一觉也不错，可您来了我还是很高兴。我们要赶很长的路吗？斯潘塞夫人说有八英里。我真高兴，我喜欢坐马车。噢，能和你们住在一起，成为您家的一员，真太棒了。我还从来没有真正做过哪家的成员呢！孤儿院里糟透了，我只呆了四个月就够够的了，我想您没当过孤儿，也没在孤儿院里呆过，所以您不可能知道那是什么滋味。那地方糟糕到您都想象不到的地步。夜里我常常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想事儿，因为白天没空。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这么瘦——我是不是瘦得吓人？我身上全是骨头，一点肉都没有。我总喜欢把自己想得漂漂亮亮，胖胖乎乎的，胖得连胳膊肘上都有小窝窝。”

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他们已经走到马车跟前，她也讲得气喘吁吁了。她没有再说话，马车驶出村子，顺着陡峭的小山坡奔驰而下，路面开得很深，土质松软，两边的陡坡高出他们头部几英尺，上面点缀着花儿盛开的野樱桃树和亭亭玉立的白桦树。

孩子伸出手，折下一枝擦着车身的野梅。

“真太美了！您看从陡坡上斜伸出来的那棵树，镶了白边的那棵，您看它像什么？”她问道。

“这个，我想不出来，”马修说。

“嗨，当然是新娘子了——一个穿着洁白的礼服，戴着薄薄





的面纱的新娘子。虽然我还没见过新娘子，可我能想出她的模样。我就不指望自己做新娘了。我长得这么难看，没人愿意娶我的——除非是个外国传教士。我想外国传教士不会太挑剔他的新娘吧。可我真的希望自己有一天也会有一件白裙子。这是我的最大愿望。我就是喜欢漂亮衣服，可我这辈子还没有过呢——这就更让人想有一件，对吗？那样的话我就会想象自己穿戴得很华丽了。早上离开孤儿院的时候，我只能穿这件旧得不成样子的棉绒裙子，我觉得真丢人。您知道吗，孤儿院里所有的孩子都穿这种衣服。去年冬天霍普顿的一个商人给孤儿院捐了三百码棉绒布。有人说他是卖不掉了才捐出来的，我倒宁愿相信他是发了善心，您说呢？在火车上，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看我，可怜我。我就又想象起来，我想象自己穿着一件顶漂亮的浅蓝色裙子，绸子做的——要想就得想些值得想的东西——戴着顶宽大的帽子，上面插满了花朵和抖动的羽毛，还戴了块金表，一双儿童手套，穿着靴子。这样一想，我马上就又高兴起来，可着劲享受了旅途的快乐。看，这里的樱桃树更多，全都开花了！这个岛是开花最多的地方，我已经开始喜欢上它了，能住在这儿真太好了。我过去常听人说爱德华太子岛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那时我常想象自己就住在这儿，可我没料到真会有这么一天！梦想成真，真让人高兴，是吧？瞧那些红颜色的小路多奇怪！在夏洛特敦上车后，车窗外就开始掠过红颜色的路。我问斯潘塞夫人它们怎么会变红的，她说她不知道，还说让我可怜可怜她，别再问她问题了。她说我已经问了差不多一千个啦！可能是吧，可是不提问题怎么能把事情弄明白呢？到底是什么把小路变成红色的呢？”

马修听得津津有味，这倒是大大出乎他自己的意料。和大多数寡言少语的人一样，马修喜欢和健谈的人呆在一起，他们滔滔不绝地讲话，而不指望马修费力说什么。可他从没想到自己会喜欢跟一个小姑娘呆在一起。凭良心，女人就够让人心烦的了，小

